



清史論叢

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
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

二〇一七年 第一辑

总第

三十三

辑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

清史論叢

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
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

二〇一七年 第一辑

总第
三十三
辑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史论丛. 二〇一七年. 第一辑 / 中国社会科学院
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. --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
社, 2017.5

ISBN 978 - 7 - 5201 - 0734 - 1

I. ①清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清代 - 文集
IV. ①K249.0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8075 号

清史论丛(二〇一七年第一辑)

编 者 /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宋月华 张倩郢

责任编辑 / 张倩郢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人文分社(010) 59367215
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
网址: 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(010) 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0.25 字 数: 325 千字

版 次 /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201 - 0734 - 1

定 价 / 7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(010-59367028)联系

《清史论丛》编委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戎笙	杨 珍	杨海英	李世愉
李华川	吴伯娅	陈祖武	张捷夫
林存阳	高 翔	郭松义	赫治清

主 编 李世愉

副 主 编 李华川 杨海英

编 辑 部 王士皓 李 娜 李立民

卷首语

《清史论丛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办的专业集刊，创刊于1979年，是国内清史学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刊物。在历任主编杨向奎、王戎笙、张捷夫等先生的主持下，我们走过了艰辛的历程，即使在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岁月里也从未放弃。其间，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支持和保护，得以基本保持每年出版一辑，主要探讨清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思想、学术、中外关系等问题，每辑篇幅约30万字，努力展示历代学人潜心治学的成果，因而在海内外清史学界具有良好影响，也为欧、美、日、韩及东南亚、港、台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和研究所收藏。不看作者出身，只重论文质量；同时注重培养青年人，一直是本刊坚守的两大原则。不少清史学者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均在这里发表，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这个园地。为了适应学术发展需要，本刊从2015年起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，一年两辑，面向海内外一切清史研究及爱好者，栏目有专题研究、学术争鸣、读史札记、书评综述等。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间。让我们一起走过岁月，沉潜沉醉，沙里拾金。

本刊特稿

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

——明金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考辨 姚念慈 / 3

科举研究

“不劳兵之法”

——科举制度与清王朝的确立和巩固论析 章 广 / 121

明末清初的科举制与地方社会重整

——以明清鄞县科举望族为例 夏 柯 / 138

以公益求公平：清代州县考棚述论 毛晓阳 邹燕青 / 147

清代河南乡试的供应状况及其特点 程 伟 / 168

乾隆至光绪年间的新进士培养方式探讨 邹长清 / 185

专题研究

明清之际河南地方秩序的瓦解与重建

——以 1644 ~ 1645 年河南局势的变化为中心 朱亦灵 / 205

乾隆诗文中的康熙妃嫔 杨 珍 / 226

雍正朝改土归流是为了完善法治	方悦萌 / 233
从不理村寨与非世袭的土司看雍正朝以后 土司制度出现的新变化	尤 佳 / 243
“救日”与救国 ——1901 年辛丑日食的政治史及文化史意蕴	李 林 / 255

文献研究

论晚清乡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色	吴四伍 / 275
《李安德日记》节译之四	李安德 著 李华川 译 / 290

读史札记

顾广圻集外题跋一则考释	李立民 / 303
《清太宗实录》中天聪朝史实曲笔管见	李文益 / 309

CONTENTS

Feature Article

Re-examination of 1629's Ming-Aisin Campaign: The Opportunity and
Success-failure about Hongtaiji's Invasion of the Inlands

Yao Nianci / 3

Research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

Way of not Using Force: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
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

Zhang Guang / 121

The 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Local Society at
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: Take a Literary Family of
County Jin as an Example

Xia Ke / 138

For the Fairness by means of the Public Welfare: Research on the
Examination Room of the Prefecture and County in the Qing

Mao Xiaoyang, Zou Yanqing / 147

Supply Cond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Hen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
Qing Dynasty

Cheng Wei / 168

Research on the Ways of Training the New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
Imperial Highest Examination from Qianlong to Guangxu Periods

Zou Changqing / 185

Research Articles

Overthrow and Reestablishment of Local Order: Focus on the Change of
Henan's Situation (1644 – 1645) *Zhu Yiling / 205*

Kangxi's Concubines Illustrated in the Qianlong's Poems and Proses
Yang Zhen / 226

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is the Purpose of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
Officers in Youzheng Period *Fang Yuemeng / 233*

New Change of Chieftain System after the Yongzheng Period through the
Chieftains didn't Manage Villages and Lost Hereditary Rights
You Jia / 243

Rescuing the Sun and Rescuing the Country: Political and Cultural
Implications of Reactions to the Solar Eclipse in 1901 *Li Lin / 255*

Sources and Archives

Research on the Compiling Features of the Local History Textbooks in
Late Qing *Wu Siwu / 275*

Translation of *Andrew Ly's Diary* (4)
Andrew Ly, Trans. Li Huachuan / 290

Research Notes

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beyond
Gu Guangqi's Collected Works *Li Limin / 303*

Deliberate Digression in Writing: Focus on *Qingtaizong Shilu*
Li Wenyi / 309

本刊特稿



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

——明金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考辨

姚念慈

摘要：己巳之役是金军第一次深入畿辅，于明清双方影响深远。以往论述多从清官修史书，致使真相隐晦莫明。本文试用明清两方面史料互相参证，就皇太极兴兵本意、明朝抚御蒙古失策、蓟镇虚弱与金军入关之因缘、袁崇焕勤王及北京城下之战、崇祯逮捕袁崇焕与反间计之真伪、金军北返线路与时间、皇太极打通山海关受阻及出关之际明金两军态势等问题进行考辨，力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关键词：己巳之役 皇太极 苏布地 孙承宗 袁崇焕 祖大寿

己巳（公元1629年，明崇祯二年，金天聪三年）之役，是明清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皇太极大军自十月二十六日破关入明境，先据遵化、三屯，旋由蓟州直逼北京，其后南至良乡、固安，东突永平、山海关，蹂躏顺天、永平两府州县20有余，城堡村寨不计其数。明军则从溃败转入相持，直至围追堵截。双方大战于北京城下4次，其余战斗有记载者亦不下10余起。皇太极于次年庚午（1630）二月十六日出关，前后盘桓明境凡百有十日。明军收复全部失地更迟至五月初，距金军入关半年有余。

此役对明清双方影响深远，自不待言，却鲜见有系统的研究。究其原因，或在事件本身头绪繁多，而明清双方记载又多有阙失，且于己方均有夸大掩饰之嫌，以致彼此抵牾。明朝方面，《国榷》可信度虽较高，然稍显零乱，或夹杂传闻；《崇祯实录》多抄自《国榷》；《崇祯长编》所载奏疏甚多，而编纂不无舛误，且须判断拜发与批复时间之差。清官修《满文老档》不甚完备，《清太宗实录》较为整齐，但于关键处有意作伪。因此，

人们至今难以对战争过程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。真相不明，其得失和意义即无从谈起。治史者或图简便，或以“无尊不信”，奉清修官书为主臬，偶引明朝记载，只作旁证，不自觉即堕入误导之中。

本文不避琐屑，以明清双方史料互相参证，就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进行考辨。史实表明，皇太极出师之日，目标似在察哈尔蒙古，而非如《清实录》所书“伐明”。经由蒙古地区行军半月，方决定南向攻明。由于明边防体系诸多缺陷，金军入关之初势如破竹。然深入北京城下，与袁崇焕军两战不胜，实已陷入维谷。崇祯逮捕袁崇焕导致局势恶化，关宁兵东溃，而与反间计无关。皇太极得以侥幸避免合围，随后东走，冀图打通山海关，却连连受阻，并有遭致明军东西夹击之虞，出关之际，实为仓皇。其战果既远非清官书宣扬的那样辉煌，亦非今人所谓攻灭明朝的成功模式。

遗憾的是，其间许多细节，无法详考。唯于信疑之间，多留余地，以免鲁莽决裂。人至衰年，闭门造车，倘于前辈时贤研究成果未及寓目，预先致歉。然绝无鲸吞掩掠之意，谨供印证参考之芹。若有合辙，幸莫大焉。

一 皇太极兴师“伐明”质疑

1. 初衷攻明？还是察哈尔？

《清太宗实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录》）卷5，天聪三年十月初二日癸丑：皇太极“亲统大军伐明”。《满文老档》（以下简称《老档》）同日，“丑日巳刻，谒堂子，率兵起行”，未有“伐明”字样。以前出征皆明书所掠之地，今以一国之汗亲率大军，既书拜堂子，则慎重其事；而何独不书所伐者为谁？

据《清实录》卷5，数月前皇太极已有联合蒙古诸部攻明的设想。六月初二日乙丑：“上谕诸贝勒大臣曰：从前遣白喇嘛向明议和，明之君臣若听朕言，克成和好，共享太平，则我国满汉蒙古人等当采参、开矿，与之交易。若彼不愿太平，而乐于用兵，不与我国议和，以通交易，则我国所少者不过缎帛等物耳。我国果竭力耕织，以裕衣食之源，即不得缎帛等物，亦何伤哉！我屡欲和而彼不从，我岂可坐待？定当整旅西征。师行时，勿似先日以我兵独往，当令蒙古科尔沁、喀尔喀扎鲁特、敖汉、奈曼诸国合师并举。”此似因前与明督师袁崇焕屡次议和不成而形成的重大决策，而《老档》不载。迨八九月间，有左右翼贝勒济尔哈朗、德格类、岳

托、阿济格率兵万人往略明锦州、宁远诸境，焚其积贮，凡一月，俘获以3000计，见《清实录》九月癸未。此行规模不小，仍是独有金国兵，并未如皇太极前谕与蒙古科尔沁等部“合师并举”。即使此时联络蒙古诸部尚未妥帖，亦见皇太极用兵明朝非必有满蒙联合之既定方针。《老档》缺八九月事，十月初二日兴师之上一条，乃七月十八日皇太极致书袁崇焕，其末有“我欲和好，而尔不从，致起兵端”云云，似十月初二出兵即因此而起，虽无“伐明”字样，而以前文已含此意故而省写。殊不知《老档》残缺而《实录》所载八九月攻明宁、锦之举，正七月致书中“兵端”之注脚。故《老档》不书“伐明”，倒不如解释为上月伐明之兵方凯旋，此时用兵意向并不明确所致。

十月大举兴师，究竟是实现皇太极六月初联合蒙古攻明之设想，抑进而肆掠诸部蒙古之敌察哈尔，或别有意图，遽难断言。总之，进兵半月有余，均在诸蒙古境内。蒙古各部先后“以兵来会”。初八日，皇太极责喀尔喀巴林部马匹羸瘦，来兵甚少，“朕曾谕尔等善养马匹，勿轻驰骋，以备征讨之用”。并见《老档》同日。实则此“征讨”令诸蒙古备马会兵，不过上年皇太极率军征察哈尔之重演。^①而诸部蒙古之所以倒向建州，即因天聪初年为察哈尔林丹汗所败，不得已向金国求援。^②林丹汗虽从兴安岭西行，退避至明边境宣大，并未遭到严重挫折。皇太极欲牢牢笼络诸部蒙古，即须为其彻底解除察哈尔的威胁。故其责备巴林部善养马匹“以备征讨”，并不能确指皇太极此行“征讨”目标即六月上谕所谓联合蒙古诸部以攻明。^③

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4，天聪二年九月庚申：“上将征蒙古察哈尔国，遣使谕西北降附外藩蒙古科尔沁国诸贝勒，喀喇沁部落塔布囊等，敖汉、奈曼及喀尔喀部落诸贝勒，令各率所部兵会于所约之地。”并见癸亥以下各条；中华书局，1985。

② 和田清：《明代蒙古史论集》下册，商务印书馆，1984，第467~468、708~712页。

③ 晚出诸书，有踵《清太宗实录》者，如魏源《圣武记》卷1《开国龙兴记三》：“天聪三年冬（崇祯二年），大举伐明，以蒙古兵为向导，兵十余万，分道深入。”中华书局，1984。《清史稿》卷2《太宗本纪一》：“冬十月癸丑，上亲征明，征蒙古诸部兵以次来会。”中华书局，1976。然亦有不遵《清实录》者，如谈迁《国榷》卷90，仅于十月以下记“建虏”入大安、龙井诸口；中华书局，1988。谷应泰：《明史纪事本末补遗》卷6《东兵入口》，亦止述建州兵破关，而略其兴师之由；中华书局，1977。夏燮：《明通鉴》卷81亦如之；中华书局，1980。今中外著述，无论通史抑断代史，反不加辨析，皆奉《清实录》为准的，以皇太极兴兵旨在攻明。

而最可注意者，《实录》十月十五日丙寅，大军次辽河，科尔沁部、察哈尔降部及喀尔喀部诸蒙古以兵来会。皇太极谕诸贝勒大臣暨外藩归顺蒙古贝勒等曰：“明国屡背盟誓，蒙古察哈尔国残虐不道，皆当征讨。今大兵既集，所向宜何先？尔等其共议之。”诸贝勒大臣有谓“察哈尔国辽远，人马劳苦，宜退兵者；有谓大军已动，群力已合，我军千里而来，宜以见集兵征明者”。皇太极“以征明之议为是”，遂统大军向明境进发。发兵半月，中途再讨论用兵所向，足见出兵之日所谓“伐明”之绝不足信，皇太极亦漫无定见。而“察哈尔国辽远，人马劳苦，宜退兵”，实因劳师千里，不甘空手而归，方有“宜以见集兵征明”之议，则更见当初出师目标在察哈尔。《老档》同日详载与蒙古各贝勒相见，却不书咨询大军所向之事。是日尚未至喀喇沁领地，亦不见苏布地来见，则《实录》定议“征明”亦未必可信。

此后仍沿辽河上游一带西行，《实录》十九日庚午，至苏布地之城，方进入喀喇沁。二十日辛未，大军次喀喇沁之青城。是时仍有两种选择：继续西进，征伐明宣大境外的察哈尔，或南下向明长城进发。“大贝勒代善、莽古尔泰于途次私议，晚诣御幄，止诸贝勒大臣于外，不令人，密议班师”。据皇太极告之诸小贝勒，两大贝勒担心“劳师袭远，若不获入明边，则粮匱马疲，何以为归计？纵得入边，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，则众寡不敌。且我等既入边口，倘明兵自后堵截，恐无归路”。因此“固执不从”。皇太极谓诸小贝勒曰：“我谋既隳。”且曰：“伊等既见及此，初何为缄默不言，使朕远涉至此耶？众志未孚，朕是以不恡耳。”“岳托、济尔哈朗众贝勒劝上决计进兵。是夜子刻（方与两大贝勒）议定，上遂统大军前进。”此段曲折与五日前众贝勒之议论相照应，亦不见于《老档》。然所谓远涉至青城，仍在可以前往明边外宣大之方向；所谓初缄默不言，正见十五日未必以攻明为定议，代善、莽古尔泰即属不赞成攻明者。今又以入明边境或将无所获，或深入之后遭明军围剿，故坚持班师。有必要指出，代善、莽古尔泰对深入明境的担忧，在很大程度上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。《清实录》既明载二人与皇太极意见冲突，为证明皇太极执意入关的决策正确，则势必夸张金军战果而掩饰其失利，这是《清实录》编纂者的意图所决定的。

此前十五日商议用兵所向，所谓“察哈尔国辽远”，即指林丹汗向西

远遁，根据明朝方面的记载，当年八月察哈尔似已不在明宣大境外，至少前锋已抵至延绥一带。^① 皇太极十月初二日出师时，很可能对此并不清楚，误以为察哈尔仍停留在明蓟镇以北，直至行抵蒙古诸部最西部的喀喇沁，方确认失去原定目标，须重新商议大军所向。故实情更有可能的是，二十日至青城，皇太极才明确即将挥师南下攻明，与两大贝勒密议时再次遭到反对。若就此而返，皇太极自然无以树威。幸有诸小贝勒迎合皇太极，力主攻明。于是当日敕谕八固山额真方有“朕仰承天命伐明”一语，与初二日出兵“伐明”、十五日“上以征明之议为是”相照应。然《老档》所载敕谕仍不见此语。《实录》此前定议“伐明”显为后来补述之词。《老档》未载诸贝勒分歧，唯载皇太极当日颁布敕谕与《实录》略同，有即将进军“山海关内”之意。

事实若果如《实录》所述，十月初二日沈阳出师目标即定于伐明，或十五日再次议定伐明，则二十日代善、莽古尔泰二人中途密议班师，则为阻扰进军，隳坏皇太极之成谋、众贝勒之定议，根据后金制度与传统，应为大罪。试观天聪四年监禁阿敏所据诸条罪行即可知。何于代善、莽古尔泰不予追究？若以己巳年皇太极羽翼未丰，不宜加罪二位兄长大贝勒，迨天聪六年初南面独坐，称帝之心昭然若揭，为此必打击代善、莽古尔泰，网罗新旧罪状，己巳之役途中隳坏成谋，阻扰攻明一事岂非一大口实，焉能放过？然观皇太极曾历数代善罪状，却并无此条。若以即位时代善曾有拥立之功，尚留情面，对莽古尔泰则无须顾忌。天聪十年诬陷莽古尔泰谋反，兼并其所辖正蓝一旗，竭尽诬陷之能事，但仍不见此罪行。

《老档》成书在《实录》之先，自无讳言之理由。然晚出之史料却提供佐证，又如何解释？《清史列传》与《八旗通志》之代善、莽古尔泰传俱不载此事。《清史列传》卷2《萨哈璘传》：“三年十月，上征明，次波罗河屯，大贝勒代善、莽古尔泰密请班师。”《八旗通志》卷129《萨哈廉传》不载此事。《八旗通志》卷136《岳托传》：“次喀喇沁之青城。岳托父大贝勒代善及大贝勒莽古尔泰入御幄议班师。”而《清史列传》卷3

^① 参见《崇祯长编》卷25，崇祯二年八月初八日庚申，延绥巡抚张梦鲸疏言：“插部拥兵红水滩索饷，以宣、云为例，其数颇多。”癸酉，延绥总兵吴自勉塘报：“插部二十万挟赏不遂，拥众入犯。”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。

《岳托传》又缺载。可见两书并非互抄。两书均不载于主要当事人之传，而皆代善二子传中，且不俱载，一载之《岳托传》，一载之《萨哈廉传》，可见两书编纂者皆不欲彰显其事。同一事隐于其父而见于其子，或古史之笔法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此事于代善、莽古尔泰并不为过，而于岳托、萨哈廉（又写作“萨哈璘”——编者注）则可以为功。是故，代善、莽古尔泰密议班师一事即属事实，《实录》并非尽诬，之所以不能成为二人罪状，只能说明十月二十日行至喀喇沁青城，在是否进兵明朝上，代善、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依然存在分歧，恰又证明伐明一举既非出兵之日成谋，亦非前五日之定议。魏源《圣武记》卷1《开国龙兴记三》尽从《清实录》，无所辨证，不足为训。

2. 苏布地与皇太极关系之疑点

十月皇太极兴师，十五日与科尔沁、察哈尔二部、喀尔喀、土默特诸蒙古会合，若以《老档》纪事为实，则并未明确下一步进军方向，而必待十九日至喀喇沁会见苏布地之后，次日方决定攻明，则攻明一举当与喀喇沁蒙古及苏布地有莫大关系。是皇太极为苏布地所引诱怂恿，抑苏布地面对皇太极所胁，为转移目标，故献计攻明，或别有原委，无详细史料，只能稍作推断。

察哈尔从兴安岭故地向西迁徙，喀尔喀、喀喇沁诸蒙古惨遭凌虐，故而倒向金国。但根据明朝方面史料，东部蒙古诸部与金国之结合似乎不像《清实录》记载的那么顺利。《清实录》卷3，天聪元年六月庚子，“蒙古敖汉部落诸贝勒、奈曼部落诸贝勒举国来附”。两部落皆察哈尔属部，从辛酉日可知为敖汉部落琐诺木杜稜塞臣、卓礼克图，奈曼部落衮出斯巴图鲁三贝勒。七月己巳日结盟，从此反戈相向察哈尔。然而同年明辽东督师王之臣向朝廷奏报：“西虏都令色俾乃蛮黄把都等以数万人东投建（虏），幸其部落多不愿往，建（虏）亦疑忌，不令渡河，其部众已大半西投虎墩兔憨。今乃蛮黄把都部落夷目能乞、兔金、歹青等男妇共五千七百三十来降，臣令总兵杜文焕、尤世禄、侯世禄、朱梅，副总兵王牧民、祖大寿受之。”下部议，降夷置塞外。^①是则奈曼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归附于明。都令既敖汉部杜稜塞臣，其投靠金国，使明山海关以外防线出现缺口。“西虏

^① 《明熹宗哲皇帝实录》卷1，天启七年九月戊子；台北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。